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古歡堂集卷十六

戶部侍郎田雯撰

雜著

論詩

讀卜商毛詩序知古今來文章之大莫善於詩

鼓吹曲辭諠謠雜體五色相宣八音協暢詩家所必采也四言自曹氏父子王仲宣陸士衡諸人後唯陶公最高停雲榮木等篇殆突過建安劉後村之言當矣

學詩者言漢魏六朝四唐兩宋諸家何不直學三百篇
二南含蓄無盡幽風景在目前衛風碩人秦風小戎東
山零雨用意婉厚妙不容說今之作詩者皆可神明變
化而學之他如鹿鳴鳩弁之宴好黍離有推之哀傷氓
蚩晨風之悔歎蟋蟀山樞之感慨柏舟終風之憤懣杖
杜葛藟之憫恤葛屨祈父之譏訕黃鳥二子之痛悼小
弁何人斯之怨誹小宛雞鳴之戒惕大東何草不黃之
困迫巷伯鶉奔之惡惡木瓜采芣之情念雄雉伯兮之

思懷北山陟岵之行役伐檀考槃之素志常棣蓼莪之大義皆可學也昔人謂繁欽定情本之鄭衛生年不滿百出自唐風王粲從軍得之二雅張衡同聲亦合關雎是也

大雅三頌與典謨訓誥無異而詩人宛轉之致風人溫厚之辭所謂情動於中嗟歎之不足而咏歌之者則具於國風小雅潛玩長吟衆妙畢出

或謂三百不可學以四言故也維以不永懷誰謂雀無

角非五言乎胡取禾三百廛兮維昔之富不如時非七言乎

桑中溱洧紫陽以為淫風即曰淫風聖人亦不刪而存之夫鳳凰和鳴中於律呂是謂希世之音則葛覃卷耳非乎其他圓轉清謠令聞之者足以戒雖欲不存不可得也

昔人論三百篇蜉蝣鶉羽不如騶虞鵲巢民勞板蕩不如卷阿旱麓閟宮之章清廟之什不可與兔置之野人

采繁之婦女同日而語嗟乎拘墟之見未免為匡稚圭
所軒渠矣

選體可學乎學之者如優孟學叔教衣冠笑貌儼然似
也然不可謂真叔教也善學者須變一格如昌黎義山
東坡山谷劔南之學杜則湘靈之於帝妃洛神之於甄
后形體不具神理無二矣不然選體何易學也

青蓮善用古樂府昔人曾言之如烏啼白門柳三朝見
黃牛又春風復無情吹我夢魂散皆自古樂府來如李

光弼將郭子儀軍旌旗改色又如禪僧拈佛祖語信口無非妙諦世謂鮑照白紵辭陰鏗柳色梨花語白亦用之杜甫云俊逸鮑參軍又云重與細論文又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皆甫譏白亦臆度之辭也

詩中音釋字義考訂最難元人有云鄒子藉稻博古者猶莫詰於瑯琊字不題糕能詩者或未稽乎餽餌若龍斷本如字而或切為丁貫夏屋本食俎而或用為巨室至於麀璋螭金根之類莫能殫述陶云讀書不求甚

解杜云讀書難字過未可易言也

奇字亦前人所常用而於古體最宜不知者誦以為怪
嗟夫詩文固不必怪也然班馬等賦所以使人鬼眼頽
耳者政由時出奇字以襯復之方今文章尚古吾黨之
士獨不欲訪子雲之亭而熏班馬之香歟

昔人評詩云魏武帝如幽燕老將氣韻沉雄曹子建如
三河少年風流自賞鮑明遠如饑鷹獨出奇矯無前謝
康樂如東海揚帆風日流麗陶彭澤如絳雲在霄舒卷

自如又元虞集曰楊仲弘如百戰健兒范德機如唐臨
晉帖揭曼碩如三日新婦自比漢庭老吏曼碩謂德機
如秋空行雲晴雷卷雨縱橫變化出入無朕又如空山
道者辟穀學仙瘦骨峻嶒神氣自若又如豪鷹掠野獨
鶴叫羣四顧無人一碧萬里東坡評書法云永禪師體
兼衆妙精能之至乃造平淡如觀陶彭澤詩初若散緩
不收反復不已乃識其竒趨顏魯公雄秀特出一變古
法如杜子美格力天縱奄有漢魏晉宋以來風味後之

作者殆難復措手皆得比喻之妙

興觀羣怨詩人之性情然耳多識鳥獸草木之名乃言
學問陸璣之疏稽含之狀陶弘景段成式陸佃羅願邢
昺諸人所撰著皆從多識句來今之學詩者何讀爾雅
未熟也

滄溟云詩自唐已後不必立樂府名色此論亦當青蓮
集中樂府累累如貫珠矣少陵則不作哀江頭哀王孫
前後出塞石壕吏垂老別等篇東阿筆塵云樂府之變

其實皆古詩也李西涯以論事作樂府別闢新調

自蘇李以來古之詩人各有匹耦然李杜並稱其境大異王孟則同矣皮陸又同矣韋柳又同矣劉許又同矣此外顏不及鮑陰不及何沈不及宋元不及白鳥不及郊而匹耦之最奇者盧仝馬異也

讀郊島皮陸詩如逢幽花異酒別有賞心

少陵秋興八首青蓮清平調三章膾炙千古矣余三十年來讀之愈知其未易到

玉溪生詩中之聖白樂天晚年極嗜之云我死當為爾
子足矣義山生子遂以白老名之古人之樂善如此

古來論詩者子美戲為六絕句義山漫成五章東坡次
韻孔毅父五首又讀孟郊詩二首遺山漢謠魏什云云
三十首又濟南雜詩十首議論闡發皆有妙理

選詩有昭明選體徐陵新詠鍾嶸詩品唐人選唐詩迨
夫半山老人唐百家詩選曾端伯選宋詩元裕之選中
州集以及詩統正聲品彙唐音紛紛四出不一其義

今之談風雅者率分唐宋而二之不知唐之杜韓海內
俎豆之矣宋梅歐王蘇黃陸諸家亦無不登少陵之堂
入昌黎之室惟其生於宋也南轅以後競趨道學遂以
村究語入四聲去風人之旨實遠况程邵以下誠齋一
出腐俗已甚而學者一槩皆窳抵悟之其殆啜狂泉而
病啍嚙也耶

古歡堂集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古歡堂集卷十七

戶部侍郎田雯撰

雜著

論五言古詩

十九首之妙詞義炳婉而成章後人專稱所遇無故物
焉得不速老二語淺矣蘇李二子為五言之祖所謂非
清廟之瑟朱絃疏豁一唱三和更無可為喻也他如班
婕妤怨謔行卓氏白頭吟辛延年羽林郎宋子侯董嬌

姚諸葛梁父吟以及陌上桑焦仲卿妻鷄鳴八變艷詠
之類音調不同古詩之變矣

曹家父子思王為冠有正有變駸駸乎大雅之遺焉老
瞞樂府如苦寒行諸作膾炙人口御軍三十餘年手不
釋書登高必賦被之管絃無不入妙然徃徃以漢末事
敘入別是一格不洋洋清綺舊謂去植千里亦非篤論
王徐應劉輩望路爭驅可云盛矣然公讌諸篇一望黃
茅白葦此昔人所云蕭統簡輯過冗而不精劉勰敘論

闕畧而未詳也直至黃初之末嗣宗詠懷一出清峻遙
深研微入奧詩品謂如剡溪雪夜孤棹沿流乘興而來
興盡而已非好鍛者所可方駕矣

晉世羣才以綺情藻思爭長競勝然采縵於正始力弱
於建安或析文以為妙或流靡以自妍視漢魏一變焉
茂先休奕二陸三張均稱作者而氣體弱矣獨太冲卓
犖騰蹕標能擅美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非必絲與
竹山水有清音蓋臨苗自道其詩然也景純雋上之才

安仁清矯之致抗左稱雄而越石又過之謝尚袁宏各家篇章無幾至於子夜四時繁文麗曲其別調也

典午之末陶公出焉絕唱高蹤清才逸響亦從蘇李十九首來特襟懷不同故詩境異耳

宋代詩人無出康樂之右者自益壽道於前而諸謝迭起後先輝映何其盛也南史傳謂顏謝齊名其實顏不及謝昔延年問鮑照已與靈運優絀照曰謝五言如初日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雕績滿眼蓋於延

年有微詞而論詩之善可睹矣若夫明遠挺拔名貴俊
偉光華直與客兒並驅尤非錯彩鏤金者所及

元暉含英咀華一字百煉乃出如秋山清曉霏藍翕黛
之中時有爽氣齊之作者公居其冠劉後村謂餘霞散
成綺澄江淨如練皆吞吐日月摘躡星辰之句故李白
登華山落雁峯云恨不攜謝朓驚人詩搔首問青天其
服膺如此

蕭郎右文作者林立當以何遜為首江淹輔之沈約范

雲吳均柳惲庾肩吾劉孝綽次之下至陶弘景周捨諸
家亦有片語足錄大約水部之作不費雕飾如庖丁解
牛風成於騫然幽蛻弄晚花清池映疎竹水底見行雲
天邊看遠樹是其詩之真境也文通罷宣城郡後夢景
純索筆景陽索錦忽忽才盡文章雖小技於道未為尊
豈亦有數然歟

陳朝孝穆之作如魚油龍鬪列堞明霞輝燿丰茸文采
溢目總持狎客可以樹幟爭雄子堅則遜謝矣

北魏劉昶才氣頗高惜篇什寡耳温子昇詩武帝衍稱
曰曹植陸機復生於北土實非溢美

北齊顏之推絕佳蕭愨詩又在邢邠魏收之上

北周庾信史評其詩曰綺艷杜甫稱曰清新又曰老成
綺而有質艷而有骨清而不薄新而不尖所以為老成
也王褒才思英拔不弱於庾

隋煬帝初屬文學庾子山體及見柳詈以後文體遂變
氣格迢邁一洗靡麗錮習揚處道詩亦一時傑作薛河

東輩餘子碌碌矣

初唐陳伯玉感遇詩出自阮籍詠懷盡滌綺靡力追正始

謫仙五古直接阮陳之派而奇矯豪宕殆又過之

王維孟浩然清淑散朗窈窕悠閒取神於陶謝之間而安頓在行墨之外資制相伴神理各足儲光羲似少遜之元結別有風調

中唐韋蘇州柳柳州一則雅澹幽靜一則恬適安閒漢

魏六朝諸人而後能嗣響古詩正音者韋柳也非塵貞
元元和間推獨步矣

右五言古詩正派未有不權輿於十九首與蘇李者建
安之盛思王為宗鄴下之末阮籍為最至於典午之朝
左思郭璞劉琨稱鼎立焉淵明一出空前絕後學者誰
敢輕加位置由其詩高其人異也自是而後宋有謝靈
運鮑照齊有謝朓梁有何遜江淹陳有徐陵江總以暨
北魏劉昶北齊顏之推北周王褒庾信無不摩壘堂堂

雄壓當代譬如列國然諸公晉楚也他家邾莒曹鄆也
又如畫然淵明秋山平遠煙樹寒林野水斜陽天光雲
影脩然於篇幅之外若鮑謝以下各家則著色點染取
董巨神理而兼熙皞藻繪者矣總而論之大約高曾於
蘇李根柢於漢魏神明於彭澤規摹於鮑謝何庾所謂
正派其在茲乎迨乎初唐之陳子昂盛唐之李白王維
孟浩然中唐之柳宗元韋應物亦復如是好學深思者
溯源尋流當自得之

論七言古詩

昔人謂七言沿起昉於擊壤子於擊壤篇另作句讀非
七言之祖明矣三百篇已露其端離騷實闢其境至於
飯牛臨河易水皇娥白帝子產誦采葛婦諸篇聲長字
縱皆歌行之祖昔人所謂滄浪擅其竒栢梁弘其質四
愁墜其雋燕訶開其靡也

漢魏而下六朝亦多長篇惟鮑照為最優雖曰樂府實
具七言之長

初唐格體王楊盧駱汗漫長篇李商隱云沈宋裁詞矜
變律王楊落筆得良朋當時自謂宗師妙今日唯觀對
屬能大旨可見少陵曰楊王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
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別有寓意

太白以縱橫之才俯視一切蜀道難等篇長短句奇而
又奇可謂極才人之致然亦惟青蓮自為之他人不敢
學亦不能學也滄溟謂太白往往於彊弩之末間雜長
語英雄欺人耳此言論詩極當而以此詆太白無乃太

過耶

子美為詩學大成沉鬱頓挫七古之能事畢矣洗兵馬
一篇句云三年笛裏關山月萬國兵前草木風猶是初
唐氣格王李高岑諸家各有境地開元大歷之間觀止
矣

善學少陵者無如昌黎歌行盤空硬語妥帖恢竒乃神
似非形似也李商隱韓碑一首妮杜凌韓音聲節奏之
妙令人含咀無盡每怪義山用事隱僻而此詩又別闢

一境詩人莫測如此

香山諷諭詩乃樂府之變上陽白髮人等篇讀之心目
豁朗悠然有餘味後李西崖樂府又變於白

七言古詩至唐末式微甚矣歐陽文忠公崛起宋代直
接杜韓之派而光大之詩之幸也

王臨川恢竒縱橫可為歐陽後勁蘇黃前矛矣

眉山蘇出歐公門墻自言為詩文如泉源萬斛是其
七言歌行實錄神明於子美變化於退之開拓萬古推

倒一世

蘇門六君子無不掉鞅詞場凌躡流輩而坡公於山谷則數效其體前哲虛懷徃徃如是山谷詩從杜韓脫化而出初新闢竒風標娟秀陵前轍後有一無兩宋人尊為西江詩派與子美俎豆一堂實非悠謬

南渡諸詩亦似晚唐已後格卑氣弱非復東都之舊矣陸務觀挺生其間被濯振拔自成一家真未易才七言古詩登杜韓之堂入蘇黃之室雖工力不敵前人亦一

傑構

金元之間元好問七言妙處不減東坡放翁又虞集楊仲弘范梈揭傒斯四家各擅其長他如劉因吳淵頴薩都刺輩亦有數家可採者

總而論之七言古詩肇於離騷毛詩而漢魏已來遂備其體大風垓下秋風栢梁四愁燕歌等篇古音錯落皆成竒觀唐人體凡數變王楊盧駱別是一格何大復極言其工固不必深議太白曠世逸才自成一家少陵昌

黎空前絕後宋則歐王蘇黃陸諸君子根抵於杜韓而
變化出之元則裕之道園輩頗有法則其餘間有可採
而非歌行大觀矣大約作七古與他體不同以縱橫豪
宕之氣逞天矯馳驟之才選材豪勁命意沉遠其發端
必竒其收處無盡音節琅琅可歌可聽如老將用兵漫
山瀾谷結率然之陣中擊不斷而壁壘一新旌旗改色
乃稱無敵

論五言律詩

齊梁儷句即五言律祖揚用修李于鱗已備言之愚專
取盛唐五家似已槩五律之善

老杜登峰造極諸法俱備其寄高三十五書記句云美
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分明自道其得力處

摩詰恬潔精微如天女散花幽香萬片落人巾幘間每
於句念塵雜時取而讀之便覺神怡氣靜

嘉州句琢字雕刻意鍛鍊

青蓮作近體如作古風一氣呵成無對待之迹有流行

之樂境地高絕

襄陽佳處亦整亦暇結構別有生趣輞川太白殆能兼之

五家而外樂天極清淺可愛徃徃以眼前事為見到語皆他人所未發張司業姚少監妙句天成筆端韶秀放翁意摹香山取材甚廣作態更妍讀去歷歷落落如數家珍而苦心覃思體純格正

論七言律詩

七言律諸家所難王維李頎頗臻其妙子美篇什雖衆
墮焉自放矣滄溟斯語愚所未解七律誠難而獨有取
於二家何也杜之七律百美畢備滄溟過矣

中唐劉夢得王仲初調響詞練高華深穩

義山七律逐首擅場特須鄭箋耳蓋義山諸體之工唐
人實無出其右者不獨七律也又不獨香奩也溫飛卿
韓致光輩比事聯詞波屬雲委學之成一家言勝於生
硬乾酸者遠矣

松陵一派西山爽氣碧水澄波白雲翦欲歸遠樹忽削
半詩境似之

白香山張司業名言妙句側見橫出淺淡精潔之至
劉滄許渾琢句之秀拗字之工亦稱傑作揚新都錢虞
山皆痛斥之何也

陸務觀七律不下千篇其間取料寄興無不令人解頤
有作詩之樂而無傷於大雅

論七言絕句

七言絕句起自古樂府盛唐遂踞其巔太白龍標無以
加矣他如旗亭雪夜畫壁鬪竒非其自信者深乎工夫
轉換之妙全在第三句若第三句用力則末句易工滄
溟之言韙矣然實二十八字俱有關合乃成一首學者
細玩黃河遠上之篇思過半矣

義山佳處不可思議實為唐人之冠一唱三弄餘音嫋
嫋絕句之神境也飛卿什之一耳

香山山峙雲行水流花開似以作絕句為樂事者

文昌標致悠閒宛轉流暢如天衣無縫鍼鏤莫尋

少陵作手崛強絕句一種似避太白而別尋蹊徑者殆

不易學

樊川鬚絲禪榻翩翩才致冬郎都官表聖昭諫皆有妙境

松陵兩君子別具風骨不屑雷同

東坡包括唐人而自成其高唱雲涌泉沸藻思竒才

山谷道人新潔如蠶絲出盆清颺如松風度曲下筆迴



別

放翁七言絕句却有數種讀者不可不知如秋風亭云
人生窮達誰能料蠟淚成堆又一時巴東詩句澶州策
信手拈來盡可驚籌筆驛云一等人間管城子不堪譙
史作降箋歸舟重五云屈平鄉國逢重五不比尋常角
黍盤小舟遊近村云死後是非那管得滿村聽說蔡中
郎讀李泌傳云人生若要常無事兩顆梨須手自煨剡
谿圖云從今步步須回棹不獨山陰興盡時讀杜詩云

拾遺大欠修行力小吏相輕便動心項羽傳云范增力
盡無施處路到烏江君自知曹公傳云赤壁歸來應歎
息人間更有一周瑜讀史云可憐赫赫丹陽尹數顆櫛
榔尚繫懷此一種也如細腰宮畔過重陽細雨騎驢入
劔門卧聽蠻童放轆轤射雉歸來夜讀書數聲柔櫓下
巴陵幅巾短褐小籃輿又乘微雨去鋤瓜庭樹鳴梟鬼
弄燈病觀周易悶梳頭一雙黃蝶弄秋光一窗晴日寫
黃庭紅蜻蜓點綠荷心丁卯橋應勝午橋一樹梅前一

放翁時有殘蟬一兩聲此又一種也如聽雨云憶在錦
城歌吹海七年夜雨不曾知蔬圃絕句云可憐遇事常
遲鈍九月區區種晚菘憑誰為向曹瞞道徹底無能合
種蔬一事尚非貧賤分芣羹僭用大官葱秋夜讀書云
也知賦得寒儒分五十燈前見細書三十三年真一夢
茅簷寒雨夜蕭蕭梅花句今日溪頭須小飲冷官不禁
看梅花秋懷云年來多病題詩嬾付與鳴蛩替說愁探
梅云平生不許凡桃李看了梅花睡過春晚眺云樊川

詩句營丘畫盡在先生拄杖前聞笛云一曲忽聞高士
笛臨窗和以讀書聲梨花云征西幕府煎茶地一幅邊
鸞畫折枝讀書云燈前目力雖非昔猶課蠅頭二萬言
聞百舌云閒眠不作華胥計說與春鳥自在啼有懷云
何時得與平生友作字觀書共一燈此又一種也如醉
道士圖云邇來祭酒皆巫祝眼底艱逢此輩人歎俗云
看渠皮底元無血那識虞卿魯仲連冬日暄甚云為君
小試回春手便似暄妍二月天排悶云白頭爛醉東吳

市自拔長刀割鼠肩戲贈園中花云我欲小施調變手
酌中寒暖半晴陰夜過大姓云醉飽要勝饑欲死看渠
也復面團團社日小飲云世事恰如風過耳微聾自好
不須醫村行云不須更求芎止輩吾詩讀罷自醒然華
佗傳云華佗老黠徒驚俗吾豈無書可活人此又一種
也如題城南堂云春寒催喚客嘗酒夜靜卧聽兒讀書
郊居云已炊藟散真珠米更點丁坑白雪茶農桑云山
歌高下皆成調野水縱橫自入塘春日雜興云花開款

款寧為晚日出遲遲却是晴夏日云倚床奴子垂頭坐
揺手孫兒小步行齋中雜題云槩几硯涵鸚鵡眼古奩
香斲鷓鴣斑此又一種也

金元人絕句如元好問薩都刺馬臻宋无諸家多有可
觀

古歡堂集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古歡堂集卷十八

戶部侍郎田雯撰

雜著

詩話

評茂泰十則

作詩雖貴古淡而富麗不可無譬松篁之於桃李布帛之於錦繡也余謂如畫然秋山平遠野水寒林復加點染著色斯為妙耳黃倪而外有熙筌淵明之後有三謝非富麗之謂也徒云富麗則黃金白雪等語皆佳矣

二

凡作近體誦之行雲流水聽之金聲玉振觀之明霞散
綺講之獨繭抽絲此詩家四關一關未透便非佳句茂
秦刻意為其七子一派寫照閱之不覺捧腹然能如此
亦自登峯造極近人一槩貶斥非公也千載而下定評
出焉畢竟七子在鍾譚之上

三

陶潛不仕宋所著詩文但書甲子韓偓不仕梁所著詩

文亦書甲子偃節行似潛而詩綺靡蓋所養不同耳薛
西原曰立節行易養性情難茂秦之論謬矣詩各成一
家豈書甲子同而詩亦必相肖耶此猶齊人之待客使
眇者御眇者跛者御跛者供婦人之一笑而已

四

茂秦云唐山夫人房中樂十七章格韻高嚴規模簡古
駸駸乎商周之頌迨蘇李五言一出詩體變矣無復為
漢初樂章以繼風雅惜哉余嘗觀今之詩家多以樂府

為卷首如君馬黃上之回陌上桑大小垂手之類句之
長短語之繁簡師心自用漫無一定之格音節多所未
諧即樂府解題亦在影響之間蓋樂府失傳久矣

五

詩以漢魏並言魏不逮漢也建平之作率多平仄穩貼
此聲律之漸而後流於六朝千變萬化至初盛極矣余
但知齊梁儻句為五言律祖茂秦乃謂自魏晉已然非
臆說也

六

揚雄作反騷廣騷班彪作悼騷梁竦亦作悼騷摯虞作
愍騷應奉作感騷漢魏以來作者繽紛無出屈宋之外
茂秦之言是也以予觀之宋不如屈况其他乎古云離
騷離憂也又有騷離見於宋人困學紀聞亦奇矣又枚
乘始作七發後有傅毅七激張衡七辨崔駰七依馬融
七廣劉向七畧劉梁七舉崔琦七蠲桓麟七說李尤七
疑劉廣世七興曹子建七啓徐幹七喻王粲七釋劉卽

七華陸機七徵孔偉七引湛方生七歡張協七命顏延
之七繹竟陵王七要蕭子範七誘大抵馳騁文詞而欲
齊驅枚生也七發來自鬼谷子七箝之篇余謂諸作遜
枚生遠甚猶之作騷不及屈原也杜子美七歌來自十
八拍李空峒亦作七歌未免生吞活剥之誚矣

七

韋蘇州曰窗裏人將老門前樹已秋白樂天曰樹初黃
葉日人欲白頭時司空曙曰雨中黃葉樹燈下白頭人

三詩同一機杼司空為優善狀目前之景無限淒感見於言表余所見與茂秦不同司空意盡不如樂天有餘味初字欲字妙有含蓄老淚暗流情景難堪更深一層

八

茂秦云山房隨筆四禽言一曰鷓鴣鷓鴣鷓鴣帳房徧野相歡呼阿姊含羞對阿妹大嫂揮涕看小姑一家不幸俱被擄猶幸同處為妻孥願言相憐莫相妬其人不是女故夫此作讀者尚不堪况遭其時乎又馬柳泉賣

子歎曰貧家有子貧亦嬌骨肉恩重那能拋饑寒生死不相保割腸賣兒為奴曹此時一別何時見遍撫兒身舐兒面有命豐年來贖兒無命九泉抱長怨囑兒切莫苦思量憂思成病誰汝將抱頭頓足哭聲絕悲風颯颯天茫茫此作一讀則改容再讀則下淚三讀則斷腸矣愚謂鶉鴣詞意雖慘蓋懼亂離之變世不恒有若賣子歎則情真語酸富貴之家喜用鞭笞者宜發深省陶淵明所謂此亦人子也蕭穎士不得以博與矜長矣

九

詩法曰事文類聚不可用蓋宋事多也後引蘇黃之詩以為式教以養生之訣繼以治病之物可乎茂秦視蘇黃詩為何物耶又唐人歌詩如度曲可以協絲簧諧音律晚唐格卑聲調猶在及宋柳耆卿周美成輩出能為一代新聲詩與詞為二物是以宋詩不入絃歌也詞曲自六朝已然不始於宋唐詩可入歌譜者亦少茂秦此論亦謬又嚴滄浪曰學其上僅得其中學其中斯為下

矣甚有不法前賢而法同時者李洞曹松學賈島唐彥
謙學溫庭筠盧延讓學薛能陳履常學黃山谷予筆之
以為學者戒夫詩以求工為主何以同時便不可學如
皮日休陸龜蒙賈島孟郊盧仝馬異劉滄許渾諸人皆
有心相肖天然匹偶彼此同學之意黃山谷蘇門六君
子之一也嘗云子瞻詩句妙一世乃云學庭堅體蓋退
之戲效孟郊樊宗師之體以文滑稽耳如山谷斯言愛
之斯學之蘇且學黃也

十

茂秦曰塵史云王得仁謂七言始於垓下歌栢梁篇祖
之劉存以交交黃鳥止于桑為七言之始合兩句為一
誤矣大雅曰維昔之富不如時頌曰學有緝熙於光明
亦非也蓋始於擊壤歌帝力何有於我哉雅頌之後有
南山歌子產歌採葛婦歌易水歌皆有七言而未成篇
及大招百句小招七十句七言已盛於騷但以參差間
之而觀者弗詳焉余一日讀擊壤篇細玩文氣語韻另

為句讀日出而作句日入而息句鑿井而飲句耕田而

食句帝力句何有於我哉句末一句乃歌餘之曼聲也

不入韻蓋彼時之民安田里樂耕桑感激之意深實目

覩帝力之勤劬以成雍熙之化何有於我謂君勞而民

自逸歸美於上之詞也若云我民之日用飲食與帝力

何涉則後世悍俗不可訓矣王者之民皞皞如也亦謂

氣象則然非市恩小惠之比豈有以堯舜之民而不知

感澤者乎歌有曼聲即今曲之尾聲也如此讀則擊壤

歌非七言之祖矣

碩人

風人之旨徃徃含蓄不露意在言外讀碩人篇大槩可
睹矣首章言族類之貴二章言容貌之美三章言始來
親厚之意皆未說出卒章似可以露矣河水洋洋五句
只極狀嫁來時所歷之境却以庶姜二語終之婉摯多
風蘊藉有味非善讀詩者不知也杜甫之詩無以復加
其去三百篇遠甚如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婦誅求

盡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昇平俱少含蓄亦大失三百篇之遺意矣

秦風

小戎四章奇文古色斑斕陸離讀至在其板屋亂我心曲二語逸情絕調悠然無盡今之學詩者無論古體近體凡收處皆當從此神會

許渾

揚慎曰唐詩至許渾淺陋極矣而俗喜傳之高棟編唐

詩品彙取至百餘首甚矣棗之無目也棗不足言而楊
仲弘選唐音自謂詳於盛唐而畧於晚唐不知渾乃晚
唐之尤下者而取之極多仲弘之賞鑒亦羊質而虎皮
乎陳后山云近世無高學舉俗愛許渾又凌歊臺一篇
謂渾目不觀書徒弄聲律以僥倖一第如此予謂聲律
之熟無如渾者七言拗句如嶺猿羣宿夜山靜沙鳥獨
飛秋水來孤舟移棹一江月高閣捲簾千樹風一聲溪
鳥暗雲散萬片野花流水香劉伶臺下稻花晚韓信廟

前楓葉秋兩巖花落夜風急一徑葦荒秋雨多拗字聲
律極自然可愛又如蘭葉露光秋月上蘆花風起夜潮
來村徑遠山松葉暗柴門臨水稻花香花盛庾園攜酒
客草深顏巷讀書人舟橫野渡寒風急門掩荒山夜雪
深寒雲曉散千峰雪暖雨晴開一徑花牛羊晚食鋪平
地鷗鷺晴飛摩遠天暖眠鷓鴣晴灘草高挂獼猴暮澗
松對岸水花霜後淺倚簷山果雨來低亦自挺拔兼饒
風致似不可過詆丁卯也

三句一韻

余官楚中得卮陵雷何思太史詩集讀之有聽雨一篇
三句一韻以為創作古無此格載之山蘊詩話中及閱
宋會稽高菊磻緯畧秦碑三句一韻引證甚確梁書范
雲傳曰竟陵王子良為會稽太守雲為府主簿王登秦
望山雲以山上有秦始皇刻石三句一韻人多作兩句
讀之並不得韻又加大篆人多不識乃夜取史記讀之
暨登山子良命賓客讀之皆茫然未問雲雲曰嘗讀史

記見此刻石文讀之如流水子良大悅按老子明道若
昧夷道若類進道若退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
足建德若偷質直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
大象無形文皆用韻三句一易秦望山石刻文亦猶是
乎始知三句一韻詩雷太史非無所本也

鳧盟說杜

少陵江上值水如海勢詩為人性癖耽佳句語不驚人
死不休老去詩篇渾漫興春來花鳥莫深愁新添水檻

供垂釣故著浮槎替入舟焉得思如陶謝手令渠述作
與同遊申鳧盟說杜甚譙讓之謂與題無涉此老無故
作矜誇語抑又陋矣余初學時亦以為然後官楚入黃
州泊舟港口約葉井叔登赤鼻絕頂縱目千里命酒豪
飲俄而潮平月上風露蒼涼有白鷺數百隻鳴於樹間
井叔顧余曰望水天之一色呼周郎而欲出子不可無
詩余瞪目不答井叔又曰子陶謝手也何遜謝焉余靜
默久之因悟少陵此詩蓋目觸江上光景思成佳句以

吟咏其奔濤駭浪之勢而不可得廢然長歎曰性癖曰
驚人言平生所篤嗜在詩也曰老去漫興與晚節漸於
詩律細似不相屬謙辭也曰花鳥莫深愁言詩人刻毒
遇一花一鳥摹寫無餘能令花鳥愁也今老無佳句不
必深愁矣花鳥尚然況值此江勢之大閉口束手能復
有驚人篇章耶故只可添水檻以垂釣著浮槎以閒遊
而已若述作之手非陶謝不可吾則何敢悠悠千載猶
思慕陶謝不置焉少陵殆抑然自下者全無矜誇語氣

言在題外神合題中而江如海勢之奇觀隱躍紙上矣
何謂無涉固哉鳧盟之說杜也

原上草詩

劉孝綽妹詩落花掃更合叢蘭摘復生孟浩然林花掃
更落徑草踏還生此聯豈出自劉歟白樂天咏原上草
送客詩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一句之意分為兩句
風致亦自不減古人作詩皆有所本而脫化無窮非蹈
襲也

杜牧徐渭

牧遣懷詩云落魄江南載酒行楚腰腸斷掌中輕十年
一覺揚州夢占得青樓薄倖名又才子風流咏晚霞倚
樓吟住日初斜驚殺東鄰繡床女錯將黃暈壓檀花此
二詩乃牧在揚州為牛僧孺書記時作也牧負才不羈
日為放浪狎邪之行僧孺縱其出入且遣人易服隨後
潛護之其愛才如此數百年後山陰徐渭得胡太保宗
憲而事之草露布為幕府上客放浪狎邪無復拘束亦

如牧之在揚州然余於此歎杜徐二子之奇尤歎牛胡
兩公之愛才前後一轍也乙亥暮春望日書

雪詩

甲戌歲除前三日大雪一時文士飲酒賦詩流傳都下
其分題則謝傅袁安王子猷李愬呂徽之又錢思公洛
中遺事也次日客過予言之云如旗亭畫壁之類雪事
正多予謂世傳七賢過關圖乃唐開元日冬雪後張說
張九齡李白李華王維鄭虔孟浩然出藍田關遊龍門

寺鄭虔圖之觀元虞集有題孟浩然像詩風雪空堂破
帽溫七人圖裏一人存又前人詩云二李清狂狎二張
吟鞭遙指孟襄陽鄭虔筆底春風滿摩詰圖中詩興長
豈非一證又李商隱送王校書分司詩云多少分曹掌
秘文洛陽花雪夢隨君定知何遜緣聯句每到城東憶
范雲再漫成一絕云不妨何范盡詩家未解當年重物
華遠把龍山千里雪將來擬並洛陽花二詩亦不知所
指按何遜與范雲聯句詩云洛陽城東西却作經年別

昔去雪如花今來花似雪大意可見皆足為咏雪之一助也

詩文演法

余嘗謂白香山琵琶行一篇從杜子美公孫大娘舞劍器詩得來臨穎美人在白帝法曲妙舞神揚揚與余問答既有以感時撫事增惋傷杜以四語白成數行所謂演法也鳧脰何短鶴脰何長續之不能截之不可各有天然之致不惟詩也文亦然楊升菴曰郭象莊子注云

工人無為於刻木而有為於運矩主上無為於親事而有為於用臣柳子厚演之為梓人傳一篇凡數百言毛萇詩傳云漣風行水成文也蘇老泉演之為蘇文甫字說一篇亦數百言皆得脫胎換骨之三昧知此則余之論白杜之詩了然無疑義矣

竹枝

山谷自荊州上峽入黔備嘗山川險阻因作二疊傳與巴人令以竹枝歌之云鬼門關外莫言遠五十三驛是

皇州又鬼門關外莫惆悵四海一家皆弟兄自云可入
陽關小秦王余只覺其調俚其言淺不及劉夢得竹枝
詞多矣比之古樂府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
裳奚啻千里

閒情賦

淵明之賦閒情柔姿麗語大非高士本色蘇子瞻曰淵
明作閒情賦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與
屈宋所陳何異然亦曲為解嘲耳孰謂挂冠高尚人便

無治思艷態也

代作

余老患怔忡之病不能作詩一槩酬應泛作皆他人代為之如有不可人代代必不如我意者則仍已作也昔韓昌黎曾代張籍書蘇子瞻曾代張方平疏代固未可少然捉刀者亦甚難矣

古歡堂集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古歡堂集卷十九

戶部侍郎田雯撰

雜著

詩話

余問聰山老杜望嶽詩夫如何青未了六字畢竟作何
解曰子美一生唯中年諸詩靜練有神晚則頽放此乃
少時有意造竒非其至者

七律即古人亦鮮合作何況今者吾友顏修來搜微抉

與體法詳明有一南士作三十餘首矜喜自負人亦傳誦之余以問修來畲曰七律是何物耶斯人騎屋棟望九疑二華隔萬里千重雲霧

乙丑自楚還舟泊維揚茱萸灣口大雪蛟門造余坐蓬牕下論詩曰蘇陸詩中聲韻宜細玩量移量字料理料字皆作平讀司馬相如如字煌燐等字又作仄讀唯如字最奇東坡曾叶仄韻顧長康長上聲左元放放方同不可不知也白香山詩云園亭定要乘閒置筋力應須

及健回莫學因循白賓客欲年六十始歸來因循二字最佳欲字妙不容說他人俗筆則用行年矣

客有謂蛟門者曰詩學宋人何也答曰子幾曾見宋人詩只見得雲淡風輕一首耳

盧德水尊水園詩集余初不甚好之及看之久始知人不能及虞山推重非謬特刻本稍泛濫耳曾鈔其五言忻口以往十餘篇古健清爽無油膩氣風骨詞采在鮑謝之間五律次井陘宿趙州久不得簡翁書諸作翩翩

可愛七律佳聯皆開生面然未免有句無篇曾以此語
方山亦以余為知言也至絕句尤為竒觀清夜讀韓子
志感云生來孤冷世情稀曾向陰符問殺機自怪此心
終不歇白頭燈下讀韓非蘭答問云靜坐微聞蘭太息
肅然起立密詢渠答云薄命偏當戶斂氣收香一任鋤
與毛經夫間談云九州之外又名州萬里風生十二樓
索隱探竒須到此黃河一綫貼天流鹿泉有感云餘耳
初年刎頸親凶終即屬舊張陳莫言時輩交情短薄偉

原來是古人漫興云涼州一斗古蒲萄恰配迎霜兩巨
螯暮景生涯惟此是誰能辛苦讀離騷夕旦偶吟云雕
章繪句費精神脫手從無半字真垓下大風衝口出始
知劉項是詞人又白頭吟橐迴環讀山雪排空月出雲
簡斥錢刀重意氣女中誰是卓文君酒坐聞箏云五嶽
填胷未易平一杯空水失崢嶸白頭爛醉無餘想且向
樽前聽艷箏此等詩入之香山東坡放翁集中不可復
辨

用古人成語作已詩前輩恒有之若用諺語得天然之趣者則未多見南宋高菊礪清明對酒云南北山頭多墓田清明祭掃各紛然紙灰飛作白蝴蝶淚血染成紅杜鵑日落狐狸眠塚上夜歸兒女笑燈前人生有酒須當醉一滴何曾到九泉收處用來妙絕

己未余領冬曹節慎庫七月地震自橫街移居粉房巷先至其處督奴子搬家具悶坐久作詩一篇題壁上東野家具少於車墻脚殘立山薑花之句俄漁洋至見

而和之次日徧傳都下和者百人己已在黔見一孝廉
詩集內亦和一篇詰其從來云昔自江左傳誦者不知
原唱誰也因語其故共嗟賞久之十年之前萬里而外
竟有此唱和之詩余之調官夜郎詎非定數然歟

三句一韻詩明雷何思翰林聽雨一篇云朝雨明牕塵
晝雨織絲杼莫雨澆花漏簷聲如雨泉槽聲如飛瀑溝
聲如決溜竹樹江崩騰臺池磬清越蓬茅車輻輳忽然
振屋瓦忽然鼓雷霆忽然飭甲冑蒙莊寫三籟師曠叶

八風鄒衍吹六候病中廣陵濤枕中華胥譜庭中鈞天
奏醉聽可解醒餓聽可樂飢想聽可滌垢辨非從意解
聞非從西來聲非從耳透亦自奇闕

余受學於愚山甚久辛亥在都下贈一詩云舍人詩思
劇委巷肯相過官冷金門貴心閒滄海多暗蟲催夕杵
涼雨濯秋河不厭東方朔狂來據地歌又辛酉過金陵
寄懷云蕙草三見花離情集暮節雖無尺素書道遠心
如結天際舉孤霞林端皎積雪伊人秉微尚抱膝自怡

悅得士懷異寶違時甘用拙空餘鬱陶心仰看托明月
皆大雅有古氣又和移居一篇亦佳

乙丑嘉平舟發武昌兩日順風抵黃州葉井叔來晤遂
與攜手登赤壁命酒話舊者竟日因各出近藁相示井
井最富余畱贈一篇云故人解后手重攜勝地登臨共
杖藜雪霽大江看赤壁梅開古寺訪寒溪詞場好事皮
借陸酒客生涯阮與嵇別後新篇較多寡讓君卷帙楚
山齊後丁卯在蘇州其子書來井井亡矣與宋牧仲痛

惋久之復念數年已來王幼華林澹亭顏修來葉井井
汪蛟門相繼化去峨眉句云人間那有青精飯天上偏
多白玉樓是可悲也

故城馬東田公官都御史時上以書畫賜諸臣凡請者
輒賜之一同年謂公曰曷請焉公曰自顧生平闕事正
多敢爾妄覬非分耶又云云公曰侍臣最有相如渴不
賜金莖露一盃一時稱為詩話

文章之事遇一語之長一偏之論亦屬有益善讀書者

必博收而兼采之巴之鼓瑟曠之奏琴子晉之吹笙漸
離之擊筑正平之撾鼓桓伊之弄笛秦青之曼聲孫登
之長嘯合而奏之非雲門韶濩耶

余初學詩讀古唐詩紀見品彙則厭其冗亂不甚好之
後見唐詩正聲以為善矣或曰不然讀古人書如觀女
色妍媸好惡亦繫於人耳

序者敘所以作之旨也始於子夏之序詩其後劉向以
校書為職每一編成即有序最雅馴矣左思賦三都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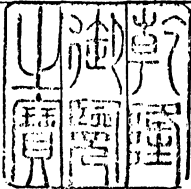
名不甚著求序於皇甫謐自是綴文之士多托於序以傳究之作者之工拙非序操之假一序而自忘其醜何為也

冬夜夢同一友吟古人詩醒輒記之如鶯蝶弄人燕子笑謝家柳絮沈郎錢老郎今日是何心却訪支郎是老郎蟲喧老耳薛能詩座中不少江南客怕聽春風唱鷓鴣皆舊詩之佳句也

陳師道云韓退之作記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也記必

以記事為正體雜議論則為變體然亦有變而不失其
正者余謂作傳亦然

一同年有咏物詩頗佳曾為序之及來黔投余一絕云
農圃謳吟也自狂兩年閣筆避山薑還餘小技無多子
細馬馱來十二章風格亦雅



古歡堂集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古歡堂集卷 二十五

二十四

詳校官侍講學士臣法式善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勳

謄錄監生臣孫 鯤

欽定四庫全書

古歡堂集卷二十

戶部侍郎田雯撰

雜著

雁塔

余於壬申作雁塔記以為甚詳由今考之未也西京記
曰唐慈恩寺西院浮圖高三百尺永徽五年沙門元奘
造國人謂之雁塔塔在朱雀街第十五坊南臨黃渠木
竹陰翳最於京師沈佺期詩雁塔丹青古龍池歲月深

即此唐故事進士及第列名於慈恩寺塔謂之雁塔題名塔以石為壁唐人遊觀畱題甚多不特進士題名而已塔屢遭火斷石遺字猶有存者進士題名僅數處餘皆唐人遊觀畱題耳劉公嘉話曰慈恩題名起於進士張莒遊寺中題其姓名於塔下遂為故事錢希白南部新書曰李肇初及第題名於此李肇國史補曰進士既捷列名於此謂之題名如此則雁塔列甲不列乙州有之不妨並列以沿襲其舊亦甚悔鄉者作記之疎也癸

酉十月三日清淵芙蓉波園雨後書

山蘊

邢昺爾雅疏陶弘景本草注言山蘊甚詳又太上道守仙
銘云子欲長生當服山精子欲輕翔當服山蘊蓋山蘊
山精山薊山連朮之同種而異名者其為物無奇葩艷
藥佳果美實而久服輕身有辟穀止飢之功則余之號
山蘊不知者以為思餌朮之意也唐人皮日休詩多言
朮之句曰白日半窗抄朮序清泉一器授芝圖又曰多

攜白朮鍾愛買紫泉缸又曰倚杉閒把易燒朮靜論玄
又曰白石靜敲蒸朮火清泉閒洗種花泥又曰度日著
書千萬字經冬煎朮兩三缸殊不曉朮序所出後讀道
藏仙經有載紫微夫人撰朮序其畧曰吾察草木之勝
速益於已者不及朮之多驗乎所以長生久視遠而更
靈非謂諸物減於朮也以朮之用今之所要末世多疾
宜當服餌夫道有內足者猶畏外事之禍有外足者亦
或中崩之弊我見山林隱逸得服朮者比肩五嶽今撰

術數方以傳好尚此服術之法也庾肩吾答陶隱居術
煎啓云山精見書華神在錄木榮火謝盡採擷之難啓
旦移申窮淋漉之劑故能競爽雲珠爭竒水玉此妙於
餌術者列仙傳載涓子餌術陳子皇餌術南陽父氏食
術皆得法余以山蘊自號不過學龍美之見於詩句而
已雖然他日遇王方平詢之將以採而餌之焉

錦竹

揚升菴曰杜子美有從韋二明府續處覓錦竹兩三叢

詩黃鶴注云竹譜竹紀無錦竹意以其文如錦名之竹紀有蒸竹筓墮竹其皮類繡豈即此耶錦竹他無見唯杜詩有之杜詩又有錦樹行近閱梅宛陵錦竹詩雖作湘竹紋還非楚筠質化龍徒有期待鳳曾無實本與凡草俱偶親君子室又注其下云此草也似竹而斑始知黃鶴有金注之昏耳升菴所考如是此草有節如竹其花似錦意即今之石竹花也及閱國初人杜詩箋注無錦竹有覓綿竹詩華軒靄靄他年到綿竹亭亭出縣高

江上舍前無此物，幸分蒼翠拂波濤。初疑為錦字之訛，及細玩詩意，亭亭高出蒼翠波濤。石竹草花信不如是，必別有一種如宛陵所咏，則石竹也。升菴嘗謂蔡中郎以反舌為蝦蟆，淮南子以蛩為蠛蠓。詩義以蝨為螻蛄，高誘以乾鵠為蟋蟀，舛謬何啻千里而已之疎畧若此，蓋博物之難矣。

周璆伯俞

陳蕃初為青州太守，郡人周璆字孟玉，高潔之士，郡守

召命莫肯至惟蕃能致焉特為一榻去則懸之後為豫
章太守不接賓客惟徐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今人
但知陳蕃之榻為徐穉而不知有周璆陳思王靈芝篇
曰伯俞年七十綵衣以娛親今人但知老萊子之稱而
不書伯俞也古人事多類此

淵明閒情

困學紀聞載鄭毅夫謂唐太宗功業雄卓然所為文章
纖靡浮麗嫣然婦人小兒嬉笑之聲不與其功業稱甚

矣淫詞之溺人也又云唐太宗英主乃學庾信為文如
溫泉銘小山賦之類是也余謂不然文章何所不可豈
必如大風垓下始為劉項本色哉嘗讀陶潛閒情賦柔
情麗語竟出於高士之口始信賦梅花者不獨宋廣平
也

梓龜

郭氏玄中記曰秦文公造長安宮面四百里南至終南
山山有梓樹大數百圍蔭宮中公惡而代之連日不克

輒大風雨夜有鬼問梓樹樹曰豈奈吾何鬼曰若使三百人披頭以繩繞樹豈不敗汝樹默然不應明日人言於秦王王依此言伐之有青牛奔出入豐水此與劉敬叔異苑載孫權時永康縣伐桑煮龜事相類夏日撥悶偶援筆述之

馬伶粉本

壯悔堂馬伶傳從段善本琵琶遺事來唐貞元中長安早詔移兩地祈雨街東有康崑崙擅琵琶絕技謂街西

無已敵也遂登樓彈一曲新翻調綠腰街西亦一樓東市大誚之及崑崙度曲西樓出一女郎抱樂器亦彈此曲移楓香調中妙絕入神崑崙驚駭請以為師女郎遂更衣出乃莊嚴寺段師善本也德宗詔之加獎異帝乃令崑崙彈一曲段師曰本領何雜兼帶邪聲崑崙曰段師神人也德宗令授崑崙段師曰且請崑崙不近樂器十數年忘其本領然後可教詔許之後果窮師之技楊升菴集中亦載此事此馬伶傳之粉本也

酒法

吾州酒極美色白清香鮮潔東坡所謂錯著水也又有
露酒色如黛漆味比醍醐然造法不同要先治麴余有
咏麴詩治酒先治麴如穀之播種酒曹策異勲釐牟良
可用揉以薑杏汁包猶菰葉糲麴餅十字裂月令三伏
仲書曝亭午炎夜滋花露重赤脚長鬚徒不異猿狙衆
竹筥椋木盆朝暮相搬弄西村黍將熟新米農父送桑
落菊花開浮蛆成數甕車前擁八駟誰復為此夢但結

麴生歡不知大官俸對之口流涎樹間秋鳥哢未便荷
鍤埋已作酒德頌詩中言治麴法頗詳酒以菊名似在
暮秋而實釀於孟冬月令孟冬曰是月也乃命有司秫
稻必齊麴蘖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
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無有差忒釀酒之法莫善於
是又月令注曰有司謂煮酒之官諺云煮酒本此歐陽
公醉翁亭記釀泉為酒泉香而酒冽正所謂水泉必香
也吳錄曰長城若下酒張協七命曰荊州烏程豫北竹

葉卽此酒也亦云下箸卽吳興霅水村人取以釀酒其味醇美劉夢得詩駱駝橋下蘋風起鸚鵡盃中箸下春宋璟送張說赴吳興幕詩政餘底處邀真賞洲下風蕩箸下盃是也余於酒名甚愛桑落二字水經注云民有劉白墮者宿擅工釀採挹河流醞成芳酎蓋以桑落之辰而釀此酒故酒得以桑落名矣然香醕之色清白若滌漿焉別調氤氳不與他同蘭薰麝越自成馨逸方土之貢選最佳酌矣自王公庶友牽拂相招者句云索郎

有顧思同旅語索郎反語為桑落亦奇哉夫酈道元所
注河水也吾州酒美亦用河水與泉香酒冽又是一格
東坡云濃纖肥瘦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憎味斯語可
以評酒味矣

麝紅

京師李名色如綺雲駁霞味比彩醴雀餉當流津澱齒
時芳香襲人冉冉撲鼻頰間珍果也未知與荔枝孰勝
予齊人蜀與閩足跡所不至荔枝之鮮者未啖也閱曾

子固荔枝狀言閩江綠方紅蚶殼之類頗詳又讀白樂
天荔枝圖曰荔枝生巴峽間形團如帷蓋葉如桂冬青
花如橘春榮實如丹夏熟朵如蒲桃核如琴軫殼如紅
繒瓤肉潔白如冰雪漿液甘如醴酪如離本枝一日色
變二日香變三日味變四五日色香味盡去也數語真
為荔枝寫照歐陽公詞曰絳紗囊裏水晶丸亦極盡其
態矣杜工部詩側生野岸及江浦不熟丹宮滿玉壺蓋
別有寓意焉惟曾吉甫六言二首一曰蕉子定成噲伍

梅九應愧盧前金谷危樓魂斷白州舊井名傳二曰紅
皺解羅襦處清香開玉肌時繡嶺堪憐妃子苧蘿不數
西施尤為妍妙李中有麝香紅惜諸公未及見之考子
美側生之句本之左思蜀都賦有植龍目側生荔枝是
也山谷題楊妃病齒云多食側生損其左車張九齡賦
雖觀上國之光而被側生之誚殆托諷以鄙之不若麝
香紅之貞馨耐久也

人牛平善

詩小雅云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
牝爾羊來思其角濺濺爾牛來思其耳濕濕註謂濕濕
潤澤也牛病則耳燥安則潤澤也朱子何以知之或出
於相牛經耶又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註謂適
其性也適性有平善之義謹云歲晏風日煖人牛相對
閒人牛字蓋用東方朔占書春與歲齊人牛並立也余
昔過秣陵關入禪院小憩見大石門二上鏤花鳥形有
字云淳熙五年伐石立禮佛賽豐人牛平善詞甚古雅

今人不及矣按古多用善字毛詩女子善懷前漢志岸善崩後漢紀蠶友善收晉春秋陸雲善笑是也如小雅所云則平善之說耳因紀於此

驚驢腸

山谷外集有食驢腸詩垂頭畏庖丁趨死尚能鳴說以雕俎樂甘言果非誠生無千金轡死得五鼎烹禍胎無腸胃殺身和椒橙春風都門道貫魚百十并騎奴吹一吹馭駿不敢爭物材苟當用何必渥洼生忽思麒麟種

突兀使人驚余嘗竊怪山谷驢腸何可食即偶一啖之亦何必有詩一生有好潔癖一日庖人以糯汁蒸藕餉余呼生共之生驚詢何物余曰驢腸生拂衣却走曰公何食此耶余佯曰子不聞山谷食之且有詩耶生以袖掩面唾地而去少頃召之來令觀之生慚飽餒餘意猶未足也余因悟論天下事必見之明識之定詳慎而後可言處天下事亦必見之明識之定詳慎而後可行不然未有不慚且悔者也生固余之益友矣十月十八日

以火爐烘足追記於涪軒

漢儒宋儒

天下事執一理字說之甚長行之多戾宋儒是也余嘗謂經學與理學相為表裏後人謂理學明於宋而漢儒則純雜之不同非也宋儒理學皆本於經學周程張朱自是一代名賢使值當時秦火之餘非有漢儒諸人倡明而闡發之火續薪傳以聞於後世宋儒欲直登洙泗之堂不可得也宋儒無漢儒之學問而執一理字其執

又踞漢儒之上後世腐儒冒無寸長徒拾宋人牙後慧
竊據一理字藉名溷廁其中鼓雌黃之舌以與人辯論
而道德經濟有志當世之士反智短而為其所困豈不
大可歎哉

二十一史

二十一史罪戾浩瀚數千餘卷宋元各史直居其半可
謂繁冗矣元人修宋史如反賊李全一傳凡二卷六萬
餘字雖覽之數過亦不知其首尾何說起沒何地揚升

菴曾言之書曰詞尚體要子曰辭達而已矣荀子曰亂世之徵文章匿采揚子所為說鈴書肆正謂其無體要也吾觀在昔文弊於宋奏疏至萬餘言同列書生尚厭觀之况人主一日萬幾乎其為當時行狀墓銘將相諸碑皆數萬字朱子作張魏公浚行狀四萬字猶以為少流傳至今蓋無人能覽一過者繁冗故也南豐為人後救災等議誰能記誦之乎予資鈍下讀書最難所謂一傳未終恍已迷其姓氏片文屢過幾不辨其偏旁也見

文之繁冗無體要者望洋而歎聊以為引睡之媒而已

八陣圖

孔明作魚復八陣圖司馬仲達見而竒之矣又作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載於蜀書本傳至俗所傳划車鷄鳴枕之類竒而又竒再閱楊升菴集紀平谷縣耕民得一釜以涼水沃之忽自沸以之炊飯即熟釜下有諸葛行鑊字鄉民碎之其釜複層中有水火二字嗚呼異哉瑞應圖曰丹甄不炊而自熟玉泉不汲而常滿其此類乎

夫孔明以南陽布衣自比管樂其實是渭濱草野一流
張良李靖輩遠莫能及然未知其生平所讀何書也而
神奇偉異如此至於梁父吟一篇詩思道逸又出人意
表雖有識者亦莫能窺其涯涘矣

夫子與點

昔人謂聖人以行道救世為心而時不我與忽聞曾皙
浴沂之言若契其浮海居夷之志曲肱飲水之樂故不
覺喟然而歎惜哉斯言未足以知聖人也四子侍坐夫

子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蓋試言其用於世者何如耳
子路率對春秋之世魯弱甚矣攝乎大國之間正師旅
饑饉之際子路以亂世功名正觸夫子憂時憤俗之意
哂之者蓋憂之也求言可使足民民之不足可知矣赤
之願為小相吾道之不大用可知矣一聞點暮春數語
夫子於此穆然有盛世之思焉世未有師旅有午饑饉
流亡而儒者跼伏林泉放浪形骸之外尚可以優遊自
適無是理也必也堯舜在上雍熙而登上理擊壤以樂

太平如點所言此盛世也兵刑不作民康物阜黃童白
叟得遂其雞犬桑麻之樂詩書絃誦之休使吾儒遭逢
得志便是臯夔事業再見明良喜起之風與由求亦亂
世勲名大不相侔故曰夫子穆然有盛世之思也若謂
夫子與點以其與聖人之志同老安少懷上下與天地
同流等語點之學問何能至是夫子歷聘列國荷耒晨
門長沮桀溺楚狂之徒非笑譏諷而輒不回佛肸公山
之名亦往豈以不仕為高者耶縱與之何以歎為點因

夫子之與心滿意矜不隨三子同出又與夫子問答不啻說夢夫子無限胸懷却亦直道不出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曰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曰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隨問隨答聊以塞責抑鬱慨歎之意宛在目前朱子晚年於易筮之前悔不改浴沂註一章留爲後學病根有以哉

藻識事同

漢武帝尹夫人媿好邢夫人姪娥同時並幸詔不得相

見尹夫人請帝願見邢夫人帝許之令他人飾從御數十人為邢夫人來前尹夫人曰非也帝曰何以言之對曰視其身貌不足以當人主矣於是帝乃詔邢夫人故衣獨身來前尹夫人曰此真是也低頭而泣自歎其不如也魏武見遠國使自以形陋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床頭既畢令諜問曰魏王何如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床頭捉刀人此乃英雄也帝追殺此使晉孟嘉作庾太尉州從事知名褚太傅裒有知人鑒罷豫章還武昌

問庾曰聞孟從事佳今在此不庾云君自求之褚眄盼良久指嘉曰此君小異得無是乎庾大笑曰然三事藻識相同而實有不同者從來傾城之姿英雄之氣凡有目共見雅望非常一語猶涉周旋疑似之詞不及邢夫人遠矣江州生以從事賤職位置座末當正旦大會之際時彥羣集褚太傅於儔伍之中暗索得之斯為奇矣陶潛作傳稱其溫雅平曠要亦文章神采騰蹕發越其氣象固自不侔太傅有心人自應辯此高陽許詢一見

歎曰都邑人士吾盡識之獨不識此人唯聞中州有孟
嘉者將非是乎噫能識嘉者又不僅褚公矣亦奇哉

古歡堂集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古歡堂集卷二十一

戶部侍郎田雯撰

雜著

奇

藺相如力弱而使秦王擊缶張良貌類女子而能操博
浪之椎崔浩尪懦而芻懷甲兵數萬溫飛卿貌陋善作
香奩體宋廷清口臭工於吟詠此人之奇也梅堯臣文
士而注孫武子張橫渠理學而嗜尉繚子此讀書之奇

也大風歌格高出於劉垓下歌韻古出於項以唐太宗而學庾信為文陶淵明之賦閒情宋廣平之賦梅花此著作之奇也

繁簡

昔人謂北史稱崔浩尫纖懦弱胃中所懷乃過甲兵不如說苑稱孫叔敖秀羸多能四字文而不贅先秦人造語如商彛周鼎因物賦形後世不樸則雕矣余以為不然文有宜簡者宜繁者亦顧其筆意所至何如耳如

必以簡為貴彼郭象之注莊裴松之之注三國志酈道
元之注水經又妙在於繁何也

青牛文梓

予嘗題梓龜二事謂相類也梓事見諸書俚而不藻唯
水經注引云武都故道縣有怒特祠云神本南山大梓
也昔秦文公二十七年伐之樹瘡隨合秦文公乃遣四
十人斧之猶不斷疲士一人傷足不能去卧樹下聞鬼
相與言曰勞攻戰乎其一日足為勞矣又曰秦公必持

不休答曰其如我何又曰赤灰跋於子何如乃默無言
卧者以告令士皆赤衣隨所斫以灰跋樹斷化為牛入
水故秦為立祠故知文以潤飾為佳耳

孔木

水經注云孔叢子曰夫子墓方一里在魯城北六里泗
水上諸孔氏封五十餘所人名昭穆不可復識有銘碑
三所獸碣俱存皇覽曰弟子各以四方奇木來植故多
異樹不生棘木棘草今則無復遺條矣予嘗驅車渡泗

水拜聖人之墓墓外封樹累累碣石林峙檜存廟中楷
立道側枯木朽株皆數千年物由叢子諸說觀之是千
載之上已不可復識無復遺條况千載而下耶其為滄
桑之變多後人附會之事可知矣

杜詩

秦始皇使蒙恬築長城死者相屬民歌曰生男慎勿舉
生女哺用哺不見長城下尸骸相支柱杜兵車行云信
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

百草本諸此古人云杜詩韓文字字有來歷信然

射水

敦煌索勦字彥義有才畧刺史毛奕表行貳師將軍酒
泉敦煌兵千人至樓蘭屯田起白屋召鄯善鄯耆龜茲
兵各千橫斷注濱河河斷之日水奮勢激波凌冒隄勦
厲聲曰王尊建節沔隄不溢王霸精誠呼沱不流水德
神明古今一也勦躬禱祀水猶未減乃列陣被仗鼓譟
謹叫且刺且射大戰三日水乃迴減灌浸沃衍土人稱

神後世錢塘射潮亦本此意黔中多瘴晨暮毒霧五色
彌漫予命將士以雷礮擊之其害永絕

奇水

水經有瀉瀉水漑漑水其名奇矣又霍太山有靈泉以
供祭事鼓動則泉流聲絕則水竭又湘東之山上有靈
壇壇前有石井深數尺居常無水及臨祈禱則井泉涌
出周用則已抑又奇矣又斟水穴口若井一日之中十
溢十竭又灑水有朝夕塘一日再增再減盈縮以時未

嘗愆期同於潮水若夫貴竹之扁趵泉習安之雙井則
竒之甚者惜水經不載也

物性

酈道元之注若水曰烏句山南五百里山生牧靡可以
解毒百卉方盛鳥多誤食必急飛往牧靡山啄牧靡以
解毒又東與禁水合水左右甚饒犀象山有鈎蛇長七
八丈在澗水中以尾鈎岸上人牛食之此水傷瘴氣中
有物不見其形其作有聲中木則折中人則死名曰鬼

彈夫牧靡鬼彈天然相匹一善一惡觀此可以體物知人矣

王喬盧耽

水經注載王喬雙鳧及天下玉棺事又盧耽仕交州為治中少棲仙術善解雲飛每夕輒凌虛歸家曉則還州嘗於元會至朝不及朝列化為白鵠至閣前迴翔欲下威儀以石擲之得一隻履耽驚還就列內外左右莫不駭異時步隲為廣州意甚惡之便以狀聞耽死二事相

類而一有玉棺之寢一不免於步隲之誅學仙者固不
避災免害耶

濟廟石

濟瀆廟有方石可坐十人青色置於庭右一石人立於
旁頰衣微笑作以手指石狀詢之廟巫云昔有人欲入
海寄書覓路不得誤擊此石水中鬼使出焉以為諺語
之荒誕矣及閱酈注所引晉中朝時縣人有使者至洛
其使訖將還忽有一人寄其書云吾家在觀前石間懸

藤卽其家也但扣藤自當有人取之使者謹依其言果有二人出外取書並延入水府衣不霑濡可見古人為文章卽諺語亦採錄也

唐鼠

水經注曰唐君字公房城固人也學道得仙入雲臺山合丹服之白日升天雞鳴天上狗吠雲中唯以鼠惡留之鼠乃感激以月晦日吐腸胃更生故時人謂之唐鼠也相鼠有皮詩詠之乃歎怙惡不悛者之不如鼠也非

真有此鼠也

竹王徐偃王

徐州地理志曰徐偃王之異言徐君宮人娠而生卵以為不祥棄之水濱孤獨母有犬名曰鵠倉獵於水側得棄卵銜以來歸獨母以為異覆煖之遂成兒生時偃故以為名徐君宮中聞之乃更錄取長而仁智襲君徐國後鵠倉臨死生角而九尾實黃龍也漢武帝時有竹王興於夜郎豚水有一女浣於水濱有大竹流入女子足

間推之不去聞有聲持歸破之得一男兒遂雄居濮氏
竹為姓所損破竹於野成林王祠竹林是也二事相同
故並錄之若賢劫千佛及陸鴻漸事則小同而大異矣

遊嵩

白香山送嵩客詩登山臨水分無期泉石烟霞今屬誰
君到嵩陽吟此句與交三十六峯知香山家洛陽何以
有此語或亦不得常遊甘以泉石煙霞讓人耶丙子三
月書於嵩陽書院

高陽書院

余祀嵩山至高陽書院門有數武有李林甫碑為徐季海書文與字可寶也特人惡林甫故此碑亦不見賞世傳文水有武后祠碑半沒水中人憤壘穢故沉之水碑皆當時名人書許州受禪碑係鍾繇書人憤丕奸亦不甚貴重碑以人廢槩如斯矣

淮濟各異

淮濟皆瀆也其水有各異者淮源出於胎簪山初亦涓

涓微流耳流而漸大則洶湧泛溢之勢成矣由洪澤湖
出清口入黃河以歸於海而後免昏墊之憂不然高堰
為之崩潰淮揚盡為魚鼈然當其流而漸大也所逕之
道衆水合焉衆水合為一水清濁莫分能為大利而亦
為大害故今日之急務既糜金錢以治之而 國家有
祈年告征諸大事則祀之濟源出於王屋山其性潛行
於地中有利而無害屢伏而屢見及其入黃河也不為
濁河所汙孤立獨行其會衆水以合流也亦清濁判焉

脈脈不息無澎湃之勢而有潔澄之操於以利民濟物
德斯大矣謂之清濟也有以哉天下之水大於濟者多
矣而以濟居四瀆之一豈非以其清風而又以其惠澤
也歟

今人不及古人

余觀古人斷簡殘編餘墨片紙皆有佳處文不獨在韓
柳詩不獨李杜王孟字不獨歐虞褚薛畫不獨在顧陸
張吳荆關董巨也即器物亦然不惟近古莫及遠古即

十年之前勝於十年之後什伯千萬矣世風之下也抑何故歟

宗茂深不如白香山

黃山谷曰南陽宗少文嘉遯江湖之間授琴作金石弄遠山皆與之同聲其文獻足以配古人孫茂深亦有祖風當時貴人欲與之遊不得乃使陸探微畫像掛壁觀之聞茂深閉閣焚香因作香饋之時謂少文大宗茂深小宗故傳小宗香云余以為當時公卿大夫皆有好名

之過故爭奔走於一時若白香山沒而鄉人羣祀其墓則無論田夫牧豎無不慕其文章矣

佳句善字

余讀書每好摘錄字句人多有餽釘之譏及閱山谷答曹荀龍書云作賦要讀左氏前漢其佳句善字皆當經心畧知某處可用則下筆時源源而來矣意與余合此古人所以薰班馬香也

作古文

今之作古文者率學唐宋八家然於八家中斷不學柳直學歐曾以其與時文相近也以前後照應為篇法以簡少妥貼為盡美盡善嗚呼文章喪矣今日遭此一輩蒙面人黃山谷云古之能為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篇幅無不妍妙至於推之使高如泰山之崇竒如垂天之雲作之雄壯如滄江八月之濤海運吞舟之魚又不可守繩墨令儉陋也山谷之言如此今之為古文者夢夢矣

廿一史

廿一史內司馬遷史記直可孤行於天地不當與羣書
為伍南北史可併為一書敘列分明讀去最便餘書皆
可刪矣新唐書索然無味不及舊唐書遠甚直廢之可
也宋史痛刪姑存十分之三金遼元史更不必全留耳
是安得良史才堪此任耶

老泉

唐宋八家文似不當以老泉廁其中老泉直作子書讀

若管晏荀揚之類絕無門庭依傍瑣碎粉飾之態

寧馨

寧馨者若何之辭也又誇美之辭山濤叱王衍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語氣似誇美者南史宋太后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則若何之辭矣謝玄破苻堅謝安曰兒輩大破賊如此語氣宛見其矜喜之情狀大字絕竒若云兒輩遂已破賊則索然無生氣矣

李廣熊渠子

李廣北平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鏃視之石也更射之不能復入石事與熊渠子相類劉向新序曰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關弓射之滅石飲羽下視知石也却羽射之矢摧無迹太史公蓋用之耳

李廣韓安國

廣去雲中太守屏居藍田山中射獵夜還霸陵尉呵止廣曰故李將軍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後為北

平太守斬之韓安國坐法抵罪獄吏辱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燃乎曰燃則溺之及起徒中爲二千石卒善遇之事相同其報怨異也

孫武子司馬穰苴冒頓衛鞅

孫武子試兵法斬闔廬寵姬二人司馬穰苴斬寵臣莊賈冒頓之鳴鏑射善馬愛妾衛鞅以太子犯法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太史公同一文法而變化用之及立三尺之木徙者予五十金與趙高鹿馬事同

張騫蘇武

單于留張騫十餘歲與妻有子騫持漢節不失與蘇武事同或太史公得意為文不自知其偶同也

嵩神姓名

嵩高名山志言嵩神姓惲名奧及閔耕餘雜錄云姓壽名逸羣呼之令人不病見龍魚河圖又云姓角名普生見道書七籤諸說不同未知孰是

繼世能文

黃山谷云司馬談之子遷劉向之子歆班彪之子固王
詮之子隱姚察之子簡李百藥之子延壽劉知幾之子
餗皆以父子繼世有史材者高菊磻緯畧云東晉丞相
王導道孚洽洽子珣珣子曇首曇首子僧綽僧綽子仲
寶仲寶子元成元成子規規子褒九代並有集

路敬溥
卓絕譜

晉太傅謝安安子琰琰子崑三代為僕射並有文集宋
光祿大夫謝莊莊子肫肫子淪淪子覽覽孫溫六代五
人皆為吏部尚書並有文集魏譙郡太守江綦綦孫統

統子彪彪子覬覬子夷夷子湛湛孫數數子清清子紛
紛子聰九代皆有文集

撲滿

兩小兒日索銅錢三五片以器貯之滿則碎器而出其
器無佳名從俗呼之偶閱西京雜記鄒長倩貽書公孫
弘以撲滿一枚贈之云撲滿者以土為器以蓄錢有入
竅無出竅滿則撲之土麤物也錢重貨也入而不出積
而不散故撲之士有聚斂而不能散者將有撲滿之敗

可不誠歟古人謂之撲滿唐人有撲滿賦慳囊亦此物也

北海子

里人程先貞有中元夜過北海子觀放水燈詩小序云隋煬帝道衛水由屯氏故瀆運糧伐高麗今永濟渠是也餘一灣入安德城內土人謂為北海子長河編中失之

歸化縣

平原安德之間有歸化縣長河編中亦遺此事

卞彬戴安道

南史卞士蔚彬為上虞令會稽太守孟顛以令長裁之士蔚脫幘投地曰我所以屈者正謂此幘耳遂罷歸戴安道少有高名武陵王聞其善鼓琴召之安道就使者前破琴直語云安道不能為王侯伶人二者皆陶令遺意

砥

淮南堅土之器曰礮按韻書曰礮高峻貌則非器也
明矣愚謂或名礮或名礮庶幾近之楚詞礮礮礮言
石之落地也張衡思立賦浪鼓滂礮言石之落地聲也
而於礮皆未有合

古歡堂集卷二十一